

传统文化

从“天文”到“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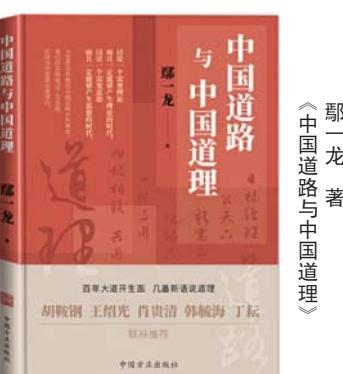
□李山



短书评

以中国道理说中国道路

□陈心想



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选择离不开其所在的地理环境和资源等物质状况，同样也与其文化传统等人文精神密切相关。用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理来解释中国道路的选择，即用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来阐释中国实践，是鄢一龙近著《中国道路与中国道理》一书的独特方法，展示了分析中国道路的一个新视角，让人耳目一新，富有启发。

中国“三圈理论”和新战略机遇期的分析就是一个绝佳的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的例子。哈佛大学的教授马克·摩尔提出的用于创造公共价值的战略管理的三圈理论，即从“价值、能力和支持”三方面构成的公共价值创造的反馈机制出发，来分析影响战略成败的三要素。鄢一龙利用这一分析框架的形式，从中国古典文化中的“天地人”三才分析法，提出了一个中国“三圈理论”，三圈即天时、地利与人和。天时是战略管理的首要要素，不是外部“支持”，而是外部“时势”，时势是战略成败的关键，“把握天时就是把握大势、把握时机”。从地利方面看，识别地利则是战略管理的基础条件，要因地制宜，认识其中的利弊，也是认识其优势与制约因素必

不可少的。最能动的要素当然在“人和”，人和本身几乎统盖了摩尔的三圈理论里的“能力和支持”两项。故而人和是战略管理中最为关键和最活跃的因素，真正的战略机遇期则是“人和将天时与地利耦合”才创造出来的。这三个要素的不同组合则构成了战略管理的不同区分，利用这一区分，落实在中国实践上，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战略机遇期的分析。

在鄢一龙的中国“三圈理论”里，一个国家若只有天时而无地利与人和，则只会落在“战略羡慕区”，比如中国在20世纪50-70年代虽然发生了世界产业大转移，美国等发达国家把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向日本、亚洲新兴国家转移，但中国当时处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没有地利与人和，只能“望洋兴叹”。若一国有地利而无天时与人和，则只能是处于“战略梦想区”，如孙中山提出的中国要开发矿产、发展交通等，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只能是“梦想”。若是无有天时和地利，只有人和发挥作用，结果只能是落在“战略折腾区”。在这一分析框架下提出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三次战略机遇期则是天时地利与人和耦合时期。

第一次战略机遇期是新中国刚刚成立的前十年时间；第二次则是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时代的大约前十年；第三次则是1993年到2016年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确立开始，这一次中国通过积极参与第三次工业革命，加入WTO，推动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这样“中国劳动力充裕的比较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价格低廉的中国产品开始销往世界各地，中国开始以‘世界工厂’与‘经济大国’的形象登上了世界舞台。”

沿着这一思路，中国面临着如何创造和抓住第四次机遇期的事情。鄢一龙在书中从天时地利与人和三个“圈”进行了详细分析，逻辑严密，理论和实践现实诸方

面都考虑得比较周全。在人和方面，也就是最能发挥我们自主和主动性的方面，书中提出我国适时提出战略大转型，“对外，最为重要的是从‘不当头’向充分发挥全球领导力转变，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内，最为重要的是推进了发展模式的转型，推进了以创新为核心的从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这一系列‘先手棋’已经推动了第四次战略机遇期的逐步开启。”同时，鄢一龙还提出三点补充建议，也是在“人和”方面可为的文章，即，要推进第二次思想解放，要实现从改革开放红利到创新引领红利；从实现和平崛起转到包容性崛起。通过包容性崛起以回答“中国威胁论”的论调。包容性崛起即“一个大国的崛起过程是和平的，而不是侵略的；是共赢的，而不是排他的；是完善全球秩序，而不是摧毁全球秩序；是带来机遇而不是带来威胁。”

通过用“天地人”中国传统文化构造的“三圈理论”，非常恰切地用中国叙事话语讲解了一个中国实践的故事。这个叙事向世界人民宣布：“中国的崛起过程，不是排他的，而是包容的，不会给世界其他国家带来威胁，而是会给世界其他国家带来中国机遇，为21世纪的人类带来和平、稳定与繁荣”。

像这样以中国道理阐释中国道路的精彩实例在鄢一龙的《中国道路与中国道理》中还有很多，读者可以自己品读。中国道理中的“道”和“理”实在是中国人评价一个人时极好的用词，“这个人讲道理”；当用以叙述中国道路的时候，呈现出的是“中国道路之理、有道之理、中道之理，是人类的一种新知识体系”。此书表明，以中国道理阐释中国实践，方可“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本文作者孙南邨的书橱一角

书橱一角

曲艺书缘

□孙南邨

终于买到了，这是我五十年前初读课外书籍、曾经为它所迷的一本书，以至于近几十年来从书店到旧书摊、旧书网，我一直在寻找它。它就是《山东传统曲艺选》（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9月版），精装的，第一篇是山东快书《大闹马家店》，开头是这词儿：“闲言碎语咱不提，大路上来了五虎好兄弟：大哥的名字叫柴荣，赵匡胤他是第二的……”

因为对这本书的喜爱，我爱上了看曲艺书，并走向了越来越宽的读书之路。说来真真是个缘分。在我读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学校准备搞文艺汇演，要求各班出一个节目，不知班主任怎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这个平常不大活跃的学生。他给我一副梨花铜板、一本《山东传统曲艺选》，告诉我先看看什么是山东快书，到时候就说它；不过，这本书里的段子都是“四旧”，演出时不能说。我对老师交给的任务不好意思推却，掀开书又看到有《猪八戒拱地》，很想看看，就这样答应下来。过了几天，老师又给我找了一篇写儿童“备战”练习打仗的山东快书，让我说它。从此我放学回到家或在田间割草时就练起来：“听快书顺着我的手儿瞧，大槐树底下真热闹；一群孩子开了火，冲啊杀啊嗷嗷地叫……”

那篇山东快书很快就背熟了，在我的梨花板还打不出“当啷个当，当啷个当”的流畅声时，老师就让我在班里试演了一次。后来因为许多班级拿不出曲艺节目，这次文艺汇演改成了各班合唱汇演。正当我暗自高兴既不用单独登台演出，又得到一本好书时，老师找到我，说《山东传统曲艺选》和梨花板是别人“破四旧”所得，那人急着要书，梨花板可以留给我练习着玩。

书交出去了，可一直忘不了它。“西北风阵阵刮的急，阳关大道行人稀；腊月二十九到了年底，家家准备过初一。大道上来了一人走得快，他姓王名叫王汉喜……”“九月霜打树叶黄，听我表表拙姑娘。她什么活儿都不会做，不是爬树就爬墙。东墙爬得不长草，西墙爬得溜溜光，骑着墙头当匹马，拿着棵秫秸当长枪。门外有棵弯弯树，她经常爬到尽顶上……”闲时我常常回忆那书里的段子取乐，梨花板反倒闲置在一边不曾用上。兴趣和重复都是最好的记忆方法，我虽然没有专心背诵，书里的段子至今却大都记得住，或许“传统”就是这样传下来的。而当年为演出死记硬背的那篇快书，仅还记得开头四句，竟然连篇名也忘干净了。

参加工作后，我买了不少曲艺方面的书，其中包括山东快书名家高元钧、杨立德等人的集子。在上世纪80年代，曾想到那心爱的书是否再版，只是当年我仅记得它是精装本，并没有记下书名和出版社，到书店打听它就难了。20多年前，我居住的市区集市有了旧书摊，我是买书的常客，以为这就有希望了，可是留心多年也没有遇到它。前些日子，忽然想到那书里都是曲艺旧作名篇，是不是书名有“传统”二字？打开旧书网，果真就发现了它。

山东人民出版社还出过另一种《山东传统曲艺选》（1980年8月版），前言里没有提到与1959年出版的同名书之事，内容篇幅却比前书多出约三分之二，前书中也有几篇没有入选，可谓同名异书。现今再看前书，兴趣比当年减了许多，可毕竟是它使我与曲艺方面的书结缘，更重要的是，它打开了我阅读课外书籍的兴趣之门，说来这个缘分就大了！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曲鹏 美编:陈明丽